

河洛旭事

# “洛阳花下客”欧阳修 呼酒看花兴未穷

□记者 陈旭照

既然“曾为洛阳花下客”，那么欧阳修与洛阳牡丹的故事，就不得不说了。

可以这样说，少了牡丹的映衬，欧阳修在洛阳的生活就不会多姿多彩，没了欧阳修，洛阳牡丹定会失色不少。

## 1 余在洛阳四见春，春春错过牡丹时

从公元1031年到洛阳任留守推官，到公元1034年离开洛阳，欧阳修在洛阳待了近三年，后人看其写的《洛阳牡丹记》会认为，非对牡丹进行深入研究者不能为此文，由此断定，欧阳修在洛阳定是游遍芳丛。

其实不然，欧阳修在洛阳经历了几个春天，却没有一次能够在牡丹盛开时尽兴赏花。

他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这样表述自己的遗憾：“余在洛阳，四见春。天圣九年（公元1031年）三月始至洛，其至也晚，见其晚者。明年，会与友

人梅圣俞游嵩山、少室、缙氏岭、石唐山、紫云洞，既还，不及见。又明年，有悼亡之戚，不暇见。又明年，以留守推官岁满解去，只见其早者，是未尝见其极盛时，然目之所瞩，已不胜其丽焉。”

可怜的欧阳修，刚到洛阳时，牡丹花时已过，只能看一些晚开品种；第二年与梅圣俞同游嵩山，回到洛阳时牡丹已经开过了；第三年因为妻子胥氏去世而无心赏花；第四年，牡丹还没开呢，他就因为任满离开了洛阳。

## 2 一部《洛阳牡丹记》，多少洛阳牡丹情

欧阳修在洛几年，年年错过牡丹盛花期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洛阳牡丹的热爱。诠释这种热爱的，是他写的传世佳作《洛阳牡丹记》。

《洛阳牡丹记》分为《花品序》《花释名》《风俗记》三章，分别记录了牡丹的源流、品种及栽种方法等。

《花品序》开宗明义地为洛阳牡丹叫好：“牡丹出丹州、延州，东出青州，南亦出越州，而出洛阳者，今为天下第一……”随后记录了24种当时最负盛名的牡丹，如姚黄、魏紫、鞞（tīng）红等。

《花释名》详解了这24个牡丹品种的来源，比如“花王”姚黄和“花后”魏紫，前者“出于民姚氏家……姚氏

居白司马坡，其地属河阳”，后者“出于魏相仁溥家。始樵者于寿安山中见之，斫以卖魏氏”。

《风俗记》则记录了与洛阳牡丹有关的风俗、传说及牡丹栽培方法。

当然，最引人注目的是与洛阳牡丹有关的风俗。

“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，春时，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”

如果现在的洛阳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春天来时，都在头上插一朵鲜艳的牡丹，那该是怎样的烂漫？

“花开时，士庶竞为游遨，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，张幄帘，笙歌之声相闻。”

## 3 姹紫嫣红牡丹诗，甘当洛阳花下客

爱牡丹、写牡丹，欧阳修一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写洛阳牡丹的诗歌。

在洛阳时和朋友饮酒作诗、赏花园，得以与国色天香相亲相近，他这时期的诗歌，表现的是志得意满——“洛阳三见牡丹月，春醉往往眠人家”。

留守推官任满离洛，在与朋友告别的筵席上，洛阳牡丹成了他依依不舍的借口——“直须看尽洛城花，始共春风容易别”。

被贬蛮夷之地，洛阳牡丹成了他追忆似水流年的载体——“曾为洛阳花下客，野芳虽晚不须嗟”。

到开封做官，收到朋友寄来

的洛阳牡丹，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——“新花远来喜开封，呼酒看花兴未穷”。

在禁中看到的鞞红牡丹，勾起了他对洛阳往事的温馨回忆——“盛游西洛方年少，晚落南淮号醉翁”。

对洛阳牡丹的千般牵挂、万般思念，在公元1042年凝结成一篇273字的长诗《洛阳牡丹图》，凝结成对洛阳牡丹的惊世一评：“洛阳地脉花最宜，牡丹尤为天下奇。”

公元1702年，66岁的欧阳修卒于颍州，3年后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。不知他的墓园，有没有牡丹在春风中与他相伴？

（本系列完结）

河图洛影



石权

## 秤不离砣，砣不离秤

□记者 张丽娜 文/图

有的人认死理，做事不懂变通，人们便形容他是“王八吃秤砣——铁了心”。

这话有个前提：王八吃的是铁秤砣。倘若它吃的是石秤砣，那就不是“铁”了心，而是心都“石化”了。

洛阳民俗博物馆有一套石秤砣（洛阳人也管这东西叫秤锤），在古代，它们有个专用名称，叫石权。

“权”，早在东周时期就已出现。《孟子》里说：“权，然后知轻重；度，然后知长短。”要了解一样东西，你得称一称、量一量，方才心中有数。

起初，“权”的材质、形状各异，有铜权、铁权，有方有圆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统一了度量衡，要求全国各地使用标准的“权”和“衡”——古人管秤杆叫“衡”。

铜权、铁权铸造费用高，且易被盐腐蚀，称量不准。盐

商为了降低成本，减少称重次数，便用石头造“权”。

石权与“实权”谐音，后被引申为权力、权衡利弊之意。

古时候的官衙总揽地方大权，举足轻重。人们便将石权高悬于官衙大梁之上，警示官员要用好手中的权力，衡量轻重，断案严明，公平公正。

有些朝代的人，还把形如老鼠的石权悬挂在官仓的梁上作为镇仓之物，提醒镇仓官员，“老鼠爬秤杆——自掂自量”，看好国家财物，莫如硕鼠一般贪得无厌，以“权”谋私。

有句歌词写得好：“天地之间有杆秤，那秤砣是老百姓。”

“权”再重要，也得跟“衡”配套使用。

有道是“秤不离砣，砣不离秤”，秤砣挂在秤杆上才能称重，拆开就用不成了。

不守公道，失了轻重，早晚要出事儿。



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秤砣（本文图片均摄于洛阳民俗博物馆）



晚报副刊精读

关注微信 wbfkjd  
扫二维码  
赏河洛经典、副刊美文  
■投稿邮箱：  
wbheluo19@163.com  
■电话：0379-65233686